



■ 铁锚,成为马德里公园的环境装置



■ 原上海船厂留下的大吊机,成为黄浦江的一道风景线



■ 废铁条“巨人”为西班牙阿维亚的一家餐馆“站岗”



■ 风扇也成为创意园区的装置小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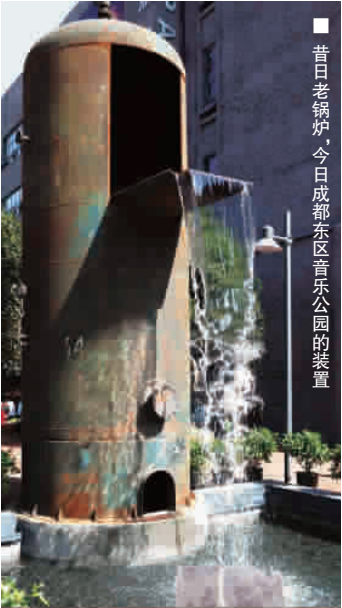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整修一新的老闸门,为马德里街头的装置

设计,就在脑筋转弯处

——工业废弃物的再生之思考

高高的塔吊长长的臂,蓝天下它的样子一身酷气;那就是当年工业大机器的“心脏”;更多的,当然还是那些丁丁铆锚、棒棒墩柱,经历大工业的洗礼后,它们在今天大多“退居二线”了。但是在艺术家的创意设计下,这些废弃成为装点生活的音符。



■ 昔日老锅炉,今日成都东区音乐公园的装置

城市工业符号成为“风景”

波涛沓沓的水边,这些橘红色的大塔吊已经是许多工业城市曾经自豪的符号了。它们摆着头、甩着线,吊来放下的可都是当年的幸福生活和甜甜的希望;如今,它们大多是静静地原地发呆,塔还在,不转了;线也还在,不甩了,因为城市转型了。

还有那曾经的工业气瓶、呼呼的风机转页、黑黑的定海锚头,甚至是曾经的铁片、螺母、螺丝、铁线,在我们的眼里,它们或者变成了汩汩流淌的泉水,斑驳的圆筒上面开个口,阳光下,长长的舌头上飘下来的水,诗意着的是生活;螺钉螺母就这样捏到一起,就变成了金刚或者未来战士,立在大楼前为我们站岗放哨;即如黑漆的锚、橘红的叶,也成了街头园中悄悄的风景呢。

对待它们各国各有奇招

近年来,行走在世界城市的街头巷尾,留意着各地对待工业遗产的态度和做法,发现其中大有嚼头。

生活与艺术的距离究竟有多远?其实远在天边,尽在眼前,于是无论是艺术的代表人物杜尚,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英美的波普艺术,都把眼光集中到生活中的废弃物,废旧的厂房、报废的机器,甚至丢弃的螺丝钉都成了艺术创作的材料。在世界各地,废弃物成了街头的雕塑,变成了极简艺术、大地艺术或其他艺术思潮的表达符号。世界各地城市中出现的这些工业废弃物变身而来的作品,实用功能都已褪去,生活与艺术的距离大都已消解,表达的思想则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:再生,戏谑,还是反讽?反正生活因它们而更艺术。

巧妙组合设计灵光展现

看着这些新鲜有趣、已经再生的废弃物,他们仿佛幻化一般变成了意想不到的艺术品,行走在世界的街头巷尾,我们一再为艺术家们的创造活力所感动、而温暖,也为管理的宽容、放手所感动。

看,眼前这尊“卫士”像,铁条、铁片、铁柱……年轻人孔武粗犷,表情轻松活泼,整个造型颜色虽然是一色的铁锈红,但仔细瞧,镂空与填实的拿捏恰到好处不再说了,细腻与大刺刺配伍得竟也如此协调;还有这尊“白宫”装置,貌似发动机的外壳,你看那密密麻麻的螺丝钉,像不像环卫在“白宫”周围的士兵?拆掉里面的转子,露出黑洞洞的大口,就这样往那里一放,这本无用的空壳就成了蓝天下不可多得的艺术装置:原来,艺术就在脑筋转弯处。转过弯的艺术极简而帅气。

陈守文 文 姜锡祥 摄

话题

再生,主体应是艺术家

◆ 千鹤

废弃物再生的历史其实很长,上世纪初,立体主义艺术家们已开始用实物拼贴的方式制作艺术品,毕加索就用废报纸、硬纸板创作过画作。以后,这股潮流大有方兴未艾之势,艺术家们试图消解的就是生活与艺术的距离。

而今,这股潮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同样风起云涌,蔚为大观。当工业废弃物进入艺术家创造的视野,它们传达怎样的意蕴和艺术

境,那就是很个人的事了,或警示、或升华、或诗意而优美而生动,或戏谑反讽,创造并点化它们的主体无疑都是艺术家。

于是,保护创造主体——艺术家,就是城市里政府的责任,相信他、任用他、依靠他,给他充分的自由,让他的灵感自在地飞翔,这座城市就可能产生伟大的艺术品,城市的品位就可能随之而飞升。